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水東日記卷七至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水東日記卷七

明 葉盛 撰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涑王請却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已矣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敵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上詈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敢反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此與涑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近內閣翰苑諸公有賞芍藥黃字韻詩號玉堂賞花集盛行於時永新劉學士之弟行人寅之一日笑謂其兄

曰我亦有和篇因即誦之頗寓譏切意辛章至有從戎
謫宦有倪黃之句聞者不覺失笑蓋賞花未幾而倪學
士戍開平黃學士降授廣州通判也
錢學士原溥言交阯偽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其言曰
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子監一碑計亦非一人
之長也其誇誕如此
宋薛簡肅公五女長適張奇次喬易從次王拱辰次歐
陽公次又適拱辰載於公墓文甚明而詩話等書皆稱

歐陽公兩為簡肅公壻公因自為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詼謬甚矣近山陽瞿佑因有詩曰醉翁意在山和水却向妻家問小姨蓋亦不考之過耳北海陳僉事先生璲云昔翰林陳登善謔一日見坊印章中含炳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士有偕其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板友人驚且問曰夜甚寒何得開板答曰偶氣洩恐薰及吾友耳友人曰不開板薰止於我開板則薰及多人矣氣洩自氣洩矣以開板為炳

如頗銜之

歐陽文忠公與十二姪帖蘇長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葉石林乃以公書帖中語誤矣

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為同事將官中貴所懇留聞士夫中喜談星命者亦頗厭之近見富鄭公以禄命不利稱病歐陽文忠公避五月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

陳僖敏公治陝西王文少保為按察使金榮襄為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僖敏金則稍舒景泰中金為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聞金乃以袁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則可嘆已僖敏屢為文所侮一不校金至部正位在臺官上以僖敏舉將會聚每辭就次席士論亦以僖敏為寛而以金為近厚也

司馬温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為一冊隷其卷端曰舉

賢才此紙百年前尚在人間夷考其人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學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於朝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公好賢為國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忝竊近臣邊吏濫與薦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自愧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後要必以溫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愧耳

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富韓公以差敘官次為言公以為此碑直叙事繫天下國家之大者耳後人固不於此求范公官次也嘗聞沈簡庵先生為人作草書於古詩文或悮漏字間請先生足之先生曰若須全文則書坊固有印本矣亦得此意

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凡譽之座容曰舍弟此詩云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為不甜一座為之絶倒

少保户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公所歆服一日得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畧既定始以咨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然病在告廬陵公就臥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容謝焉後來為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師府叅賛機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旦視事皆襄城

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後來叅贊則皆有不然矣近見南歸紀行知楊公歸省事與此小異要之所聞亦有之可互見也

正統中内閣三楊先生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勅歸滎中官護行文敏因卒於武林又嘗見馬侍郎愉因父病得賜歸省蓋皆希闊之賜也景泰諸公寵賚視昔已加近年徐武功及今李宫保榮寵之推頒錫之盛茂以加矣部院正官亦然是宜蹌蹌濟濟感恩圖報之多其

人理固然耳
令人書簡後具禮或誤作禮如初或具禮如初或禮如
左右前等雖名公卿亦有之蓋誤傳於啓劄等雜書不
知其云如初蓋如初云頓首後亦頓首初云再拜後亦
再拜也學之不講亦至於此哉
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
為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
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

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尚有典刑後來竒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巳意或自造語以為謙巳自勵之辭皆非也具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巳可笑而所謂保傅尚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絶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

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宫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閭坐絶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印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畧相同子行甞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為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

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臯鶴叟葢用杭州三山名臨平臯亭黄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録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葢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好奇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盛印譜後雲門此跋真蹟予得之蕭墅張世昌家因徐尚賓借録失去矣雲門水晶宫道人一說與陶南村所記不同葢小說記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實不

妄如司馬温公猶或失之不足怪也朱伯盛名珪崑山人工刻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娶無子今孫紹先者其女兄之孫云

嘗見勅内閣楊學士蓋勤民之璽皇太后遺誥蓋弘德昭順之寶皇后制書蓋孚載之記詔書制諭羣臣誥命皆制誥之寶近年詔書蓋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勅命勅諭皆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搨印本勅諭蓋廣運之寶朝覲勅諭亦手搨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

勑則蓋廣運之寶勑令皆謂勑書蓋手勑耳惟景泰初
勑諭亦蓋廣運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得成故爾遣
勑於外皆黃紙外封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丹符
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者皆莫
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有問諸公如趙尚書榮楊侍郎
鼎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下辦事一小中官過
趙走扣之乃云然每事問之必不可忽也有是夫
劉廷美主事求作乃翁合葬挽辭以玉帶生軸為贄謹

錄如左紫之衣兮緜緜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淵淵
外之澤兮日宣烏乎礲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廬
陵文天祥造此小篆書硯陰拓本居首下有朱孟辯楷
書釋文次則鐵崖真蹟其文曰楊子七客者有一客曰
玉帶生玉帶生者廬陵宋丞相文天祥硯也硯得於文
丞相客冬青謝先生翱黃太史溍嘗為余記之李著作
孝光又為予歌之兵變中余腰硯走富春山而詩卷則
失之矣玉笥生張憲為硯補歌滄洲生朱芾打硯北籀

文并釋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二十一年春三月初吉楊子維禎廉夫在茆類村居試奎章賜墨謹識又其次則孟辯所自隷玉帶生歌并引後有至正辛丑雲間朱芾書一通十一字歌與玉笥集所載數字不同文丞相銘亦有一二字與他本不同此皆不重録也
天不生仲尼萬世如長夜兩語具來已久而優人嘗以為言聞有舉子卷中曾具此考官遂以俳優語黜之誤

矣又嘗見陳通政璉作隱畊陳處士墓文述其嘗題竹
有常在眼前人不識化龍飛去見應難之句然予在嶺
北時見優人道此兩句不知為何人語也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庚六徙
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定海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九
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將合葬祖塋訪遺
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者曰大卿橋南廢紫
清觀地實城西之勝盡圖之道遇卜者得豐之草慶喜

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桷
所修郡志云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
喜傾意請復又有得觀之砧基舊簿於鄉人備載圃地
三十餘畝為其隣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既而先墓前石
翁仲等皆以漸而復今家焉慶念自清敏公塋迄今三
百餘年其故園淪於他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居十詠
以志喜貽後往年在科中語予極詳云

沈孟端先生方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者風寓

南京最久卿大夫若南郡楊公東萊黄公祭酒陳公太常魏公皆極愛重其人初節之見先生於旅邸以士為問先生曰楊鼎黄琛其人也二公時在太學與文敏游今楊右侍郎黄左布政使云先生以愚魯質訥名其四子其志可知也羣行見文敏所著行實
陳檢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碑志中敘還金事太繁者曰使繼為之則十二字爾扣之則曰嘗得白金于道伺其主而還之又嘗以文示後進訑之

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聲曰氣脉頗類下武詩嗣次默然

已已敵騎之薄都城朝野洶洶廷議有以南遷為言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日宣言於衆死則君臣當一處死爾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于謙上疏及論兹事因又諭旨禁飭焉

壬申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將就逮矣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奏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蘇武傳揚名匈奴功顯漢室即昌黎春猿秋鶴之類李陵欲効曹柯之盟是雖追咎無補之言然近年論者謂喜寧之叛亦由早籍其家故爾

錢選舜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臨海丞夏佑存賢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絶云二雛回首淚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嫁流離身未老至今人惜蔡中郎

水東日記卷七

水東日記卷八

明 葉盛 撰

詹事劉先生簡靜端確士也久在翰林初為祭酒人或以不更事為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為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即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為諸生所譁詈

至不能容由是此風遂絶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祀事忽外間有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高世用亦為是耶蓋先生與高最厚高初以有旨即欲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多竟為衆

所傾謁開平數年以宥還予亦以其或懲於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笑之巽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涼水已吞之矣蓋方言云巽善書學歐顏二大家得意處謂能逼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温泉等處題壁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灑不倦蓋其書於題壁尤長予謂龍門諫院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衣和庵主蘇州崑山人也隱居雪竇之棲雲畜二虎恒

跨之以遊從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峯左千丈巖巔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為藏修之所故號棲雲大德丁未燬於盜吏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墟為民害咸謂庵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庵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茲飲和屈猛從仁不為害和師在日有四偈詠藤龕偈云竹筧兩三升野水窻前五七片閑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十方世界目前寛拋却雲庵過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

一枝藜杖伴身閒黄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萬慮澄
年老憫能頻對客披蘿又上一崚嶒自從南嶽來雪竇
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住菴身已老更尋幽谷養衰殘
此出奉化志節之自浙録寄於廣中云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
厚相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住弔由是為東
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
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奏去御

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頗為公論所少楊仲舉先生時為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要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然曰彼固得罪於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嘗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邏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裝閤謝絶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而惟孫狀元賢日一至焉好

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荅曰誰無朋友噫此爲狀元也歟

鄭太師府僉判位本貫開封府開封縣今寓平江府崑山縣三代曾祖南皇任國信所親屬祖端皇任修職郎池州司法叅軍祖母趙氏前知興國軍與嬸姊父元德見擬將士郎母王氏前軍器監薄中實係沂國文正公後親祖姑長適前湖南運使陳貴謹次適見任淮西運司帳管盧復孫從伯元方見任從政郎前嚴州桐廬縣

丞元哲見任將仕郎待銓從叔元壽見任儒林郎新宜
差信州軍事判官主婚從叔祖竦見任朝奉大夫前知
寳慶軍府事主管建康府崇禧觀𤇆見任朝奉郎前監
尚書六部門本位長女慶一娘年一十四歳十二月十
一日巳時生今與潘少卿宅知縣萬八新恩為親奩租
五百畝奩具一十萬貫十七界締姻五千貫十七界景
定元年二月初三日元德具狀忝眷朝散大夫新知韶
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提點銀銅坑冶事鄭埭謹專

送上少克姪孫女慶一娘回定之儀伏惟親慈俯賜容
納本宅禮書三緘雙金魚袋開合銷金紅纈一疋開書
利市綵一疋藉用玉紅文虎紗官綠公服羅一疋畫眉
天孫錦一疋藉用玉紅條紗轉官毬須帶掠一副疊疊金篋
帕女紅五事藉用官綠紗條疊疊喜須帶掠一副盛線篋
帕女紅十事藉用金褐條絲勸酒孩兒一合藉用紫紗
茶花三十枝藉用紅纈果四色酒二壺媒氏生金條紗
四疋官楮二百千省景定三年四月二十日謹狀大明

天順六年太歲壬午春正月六世裔孫進士文康録此
卷時又寄至梧州予為跋焉
蘇長公雪中飲王定國清虛堂詩眞蹟自注云舊說佛
經所言如人入薝蔔林中只嗅薝蔔不嗅餘香蓋中華
梔子花也百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獨六出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
自莊浪令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為應天
府尹轉通政司宣德初進掌臺事疾上遣醫往視再閱

歲降勑慰問俾致仕賜楮幣永復其家刑部尚書南昌
魏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署刑部右侍
郎事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饑三年為刑部左侍郎進尚
書常奉勑整飭北邊武備簡禁兵晚以足疾辭詔免常
朝再辭賜勑褒美給舟車以還復其家二公嘗同道為
御史同大拜執邦法俱嘗典留守聲名相上下歸榮令
終亦同而廉介公正人於太康無間言云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儒實從先生見佛參拜

孝儒不為禮或以為請先生曰後來未到老夫田地故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者耶

吾家唐相履水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一枝度江為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元亂離不克歸子孫為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堅垌墉塤埴昌言六人錢氏歸朝仕官四方終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祖宗既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

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
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修理
祖第使復其居以求衣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
三年正月八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
戶部侍郎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充青州淄
濰登萊沂密齊州淮陽軍安撫使范仲淹謹述此譜見
於今廣西叅將都指揮使范信所譜叙文正公子純仁
生正思第三子正思生直方直方生公興第二子公興

生良史良史生士選長子士選生光祖第三子光祖生文炳長子文炳生伯萊伯萊生叔冑叔冑生子圍第二子子圍生仁傑第三子仁傑四子其第三名檀州蓋信父也信之言曰吾祖國初辰州教授謫為吏密雲家焉教授之子習武事矣譜近年所修録詢其元本曰同楮錢焚之矣信有將畧而素以墨閘其言雖未可憑而予甚愛公文之簡而質也故録之

翰林編修梁禋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隣居同

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托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悉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為經紀之至冒謗毀而為之終始如一嫁女得令肇慶知府黃瑜瑜今日偶及此噫友道彫喪久矣如陳先生何可多得也哉

楊文貞公傳王抑庵尚書作公嘗三致書適確書削再致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王忠毅公行狀亦公

無恙時口授指畫為之假王鹽山名至如其臨終於神道碑墓銘書旐題主之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士固亦不忘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死生之際其不苟如此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真足以警流俗悉附于此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深衣殮須用紋衾庶幾柩歸經過閘填

可得穩當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
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冠帶
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必新作也凡今
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
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
他人為已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
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
一吾久病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

煩院中一僚友干涴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遣祭遣賻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卻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寫書託徐尚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

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煩鄉里重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却擇日塟亦不可久停蓋死者復土則安矣一啓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拾包裹愛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濕片楮隻字不可損壞遺落圖畫皆然

黃霸只是州郡之才為宰相而事鈎距固無如許精神天下亦將無所容而弊將不勝其多矣若丙吉則又傷

於太鶡𡨚易曰易簡得天下之理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宰相之道其在平乎

元人為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備之說誠亦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

東坡赤壁賦真蹟寄傳堯俞者嘗於俞尚書家見之洗盞更酌更字下自注一小平字

元詩人果囉羅納延字易之金臺集前後序題跋出虞伯生歐陽元功黃晉卿張起巖余廷心曾子固危大朴

等篆隸真行小楷皆出諸公親筆入刻極其精妙嘗從錢元溥檢討借觀留余所者數月後再從借觀則托辭卻去矣

張文忠公養浩全集有歐陽圭齋序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廷瑞得之青州庫中

韓令公真贊在歐陽外集末句作丞相衛公而題云魏國黃文獻公乃云末句作魏公且云在居士集當別考也

詑異差去異闊覈衰颯録續等字非必古有所出亦遷就仿佛耳

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効驗有是工夫無是効驗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以予幼學時所聞所見事明之盧陵彭祖期先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三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如狀元施槃探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和錢溥三甲之莫霞是也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

撫侍郎周公忱始一新之未幾邑生施槃狀元及第盧
陵孫鼎宜銓教授松江一時東南稱善教者無踰焉正
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五人五經魁占二人崑
山教諭嘉興朱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
場文字猒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
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須切題不爾則
號大家幞頭矣崑山科舉雖不乏而未有刊文字者正
統三年南京所刻進新唐書表為崑山鄭文康六年敬

天圖表則予所為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刋表皆先生門人葢先生自崑陞鎮海太倉衛學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有志者其亦可以監之哉

水東日記卷八

水東日記卷九

明 葉盛 撰

予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濤南書義一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乙丑叨第後即為人持去無一存者迨今亦不留意偶見歐陽圭齋所題彭氏一經乃知前輩之於程文其不輕乃爾徐圖訪得以示

兒輩圭齋文今附録焉先叅政冀公曩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宋上庠高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忽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楚至則相載宂扨先君暇日亂紬而泛閲之擇其尤者别彚為帙士楚亦能誦讀先世詩義賓主迭論玄兄弟漫不及省先公罪之曰黄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毋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廬陵彭公冲所以詩經擢進士為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冲所子功遠

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
業程文兼冲所題識手澤謁予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
日之所購求而士楚之所恪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
在兹乎俯仰四十餘科目廢而蝟興興而欻發令明詔
復飭中書舉行之叨塵從臣初議闕下力賛其成又適
秉筆代言播告海内矣會將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
于斯後至元六年庚辰夏五中澣翰林侍講學士通奉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書

文章不許他人輕改一字蓋昔大賢君子如歐陽文忠公已然若王半山以下則又可知矣觀晦庵之於東萊白鹿書院記兩先生往返之間殆心服而醉也欲為後學之法必若兩先生而後可謹具録如左書背節語

入還領所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為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為賀又以為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別紙上呈幸為詳酌示報此已

龍石只俟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
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
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
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
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為疑
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
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
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

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説也

今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録讀之駭人此洞記所為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以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事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為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

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疾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為學而欲改之也王氏更變之議榮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為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

為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然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為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畀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為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為不知道此則為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為畀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為畀忠信而小

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辨也

關洛緒言止盡思所以反之也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立為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

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學之本意者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抵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畢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為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為濬之今但得多説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為

駡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劉子後即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

不追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
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
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
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
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
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
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為可否
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

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為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眂陂塘竝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像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

奬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宫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風

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
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
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
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
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
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
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求益精
至於河南程氏横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

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
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
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
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寖還舊觀關
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
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
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
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

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敎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楊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无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也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

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嘆仰

已送山間屬黄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又一書云此

記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所以發明學問始終

深淺之序尤為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四方私淑

之士又不少矣

蚩尤首禍自創干戈之制軒轅因戮之處則象吻于宫

行則懸旄于纛以示戒萬世又聞鵰吻者一母生九子

如好聲者曰蒲牢鐘紐之類是也好飲者曰蚣蝮石橋兩旁俯水獸是也此好望者曰鴟吻云但不記此說在何書也夏忠靖公鴟吻詩世多傳誦之或云公平生出處此畧可見困極而節不易寵極而色不矜後聯有之矣至如解大紳有德有量不遠小人之評又於卒章見焉

元儒三山梁益題黃筌三雀圖謂院畫皆有名義是圖蓋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今之三公五雀白頭雙喜

雀鹿蜂猴鷹熊之類然豈亦皆是之謂歟

前年過泰和謁楊尚書淑蕑王抑庵尚書見楊氏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素王宫意必東里公所作抑庵中堂集古人語云詔許歸蓬華性本愛丘山又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云蜀府長史長沙陳南賓名士也曾孫章令為南雄府學訓導藏劉學士三吾手筆與其先生書一緘戈僉事立嘗手録之予以其所云錢子予校書與予前所記合亦

備録之予書作瑜字謨子予蓋老儒廿七人中一人三
吾手書後皆細書低一字空處字糢糊云因家世契鎦
三吾手書裁畣長史相公南賓世姻契安老堂所華緘
下逮承起處安適喜叙巨量莫年以來每一得姻家書
輒興骨肉睽違之感友朋相繼凋謝之痛捧讀至是未
嘗不為之涕泗交頤也惟吾姻家一官蜀府際遇賢王
非但以文學相知抑且以行誼相信耆年碩德優禮見
待老者安之昔聞其語矣堂以安老今乃於吾老長史

見之來者傳誦歆豔有日發揮素心久在下懐顧賢王敬慎名堂受知有素未能先以文字形容盛心盛德之萬一而乃私承姻家為之文焉豈不失先後重輕之倫也哉是用冒昧一文上達睿聽莫年文思衰落不知所裁亦惟受知之素必能悉此鄙懐矜其衰朽而毋訝其蕪穢也安老之作惟吾二人夙昔相知然亦甚愧斯題斯扁以賢王而重而此題此文乃無龍文百斛鼎之重為斯堂增重其不稱多矣來使行色甚遽率爾呈達不

直老姻家一捧腹也先祖詩文早已校完今先寄一本
顯求長史為寒宗族譜一發揮令夏間則以兒瓶之來
謾一編寫文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今之石溪時有
手植黄棲樹一株大數十圍將百餘年矣曩老者留攸
縣之日此樹半邊為枯自到溪上其樹復榮區區有詩
謂太乙燈輝猶照夜相公樹老復回春之句天師張無
為為之圖美和錢子瑜有題備録寄去亦不能不借重
一發揮也三吾手書宣藩醫官曹伯温開春方去能言

令親家老鎮撫昨者亦得其孫子家下信息闕

老姻家自今夏總裁校書天下老儒凡廿七人悉在下處取決勞心之甚又孟氏之書詞氣抑揚之太過者八十五條卒九月間方已完備進呈未免思慮之過痰氣鬱結醫者戒以毋太勞心以故凡百文字皆不暇備

槀如安老堂文字闕　文字是以先後不備闕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

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為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

水東日記卷九

水東日記卷十

明　葉盛　撰

宋崔清獻公與之為四川路安撫制置使時與統制吳彦書帖并當時省劄見清獻家集不惟可考當時之制而清獻薦賢為國之心馭將待下之誠此亦可見御前劄字至樞密院劄兩行共二十字皆兼行大字戎帥至可喜可賀云出親染也

二月初奏剳已上并專書朝堂薦懇甚力旦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此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司又薦隴西為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　押

付吳統制

御前劄字付金州都統吳　彥御寶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此處疑有闕文

四川崔制置申與之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材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之則緩急無以為用與之冐膺梱寄無補絲毫時事孔難以選將厲兵為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為將帥之儲者可不薦拔之乎與之伏見修武郎與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吴彦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

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所知勸矣除已録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奉聖㫖吴彦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邊面具管幹日時狀申樞密院今劄付吴彦照會准此

押

押

押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未時

准庚牌迹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勑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賛兼權中軍統制職事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發前去金州交割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與之手書上都統太尉吳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終是事荷不顓正此多事盍正其名今來朝廷區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與之

黄山谷元豐中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後來醉酒如常豈亦嘲戲耶今人

内不足者動以發願為言可知已

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尚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已上數語凡鄉學小童臨倣字書皆眆於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幾徧海内然皆莫知所謂或云僅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云義有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暨陳儒士洣今日云甞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自夸細書

小字嘗及此學士其知所自者耶
宋南渡後行在百官有謝許乘轎表見汪浮溪集此亦
乘轎事原然伊洛大儒則又嘗云乘轎是以人代畜也
蘇州自國朝洪武中來凡斯文盛舉未嘗乏人吾所知
如洪武士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
命宋學士等為之師俾肄業勸懲寵錫畧似後來曾棨
等則有王璡汝器修元史則高啟謝徽亦有傳著不知
即潞州知州否永樂中纂修大典有王汝嘉趙友同大

典尤多其人洪熙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嗣初正統提調學校則僉事張其景泰中修史其自外赴召者有節之欽謨而天順再舉提舉之選節之欽謨又當其首選也

范石湖為李結記濬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了曰至和又峴山水利序大槩有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槩有一曰種茭王荆公送人宰吳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茭蒲青

三江斷其二洚水何由寧皆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正統中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為僉事先生
清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衆人而石才行
猶人舉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因降副使士大夫莫不以
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人遇石有占命者適曰石向
去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
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豈皆本於命耶刑部員外郎
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史塤言如此

宋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元劉正奉亦名世焉今北京東嶽廟云尚有其蹟兩人見黄溍翁虞伯生之文皆不泯矣

初予有關北之行叔簡司丞手書漁家傲一闋見贈云是范魏公經畧西邊時所作其辭曰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對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兹來南中得唐裴晋

公二詩其一曰有意効承平無功荅聖明灰心緣恐事
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
藿是平生白日常懸照蒼蠅謾有聲嵩陽舊田里終欲
謝歸耕其二曰危事輕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
令日又春風又得宋崔清獻公題劍閣詞云萬里雲間
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
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
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

閑梅嶺緑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
安歸夢到家山又得我朝廵撫南畿尚書周公恂如感
懷一首云日旰忘飱夜半興簿書煩擾無能秉心初
擬逢衡鑑任意寧知越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
弊弊逾增前非未悟羞蘧瑗敢歎微軀踐薄氷數篇者
於予有慨於中焉因取筆記之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
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

欲遣使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太上皇帝大臣行郡
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元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
之納還奏疏雖諸公以怵威誤國者以欲泯跡科中當
奏知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以
警誤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惋嘆而已
范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原父以
蜀素烏絲闌求歐陽公寫孝經一章公以其不染墨寫
澄心紙荅之蓋黃素蜀素皆絹名也伯夷頌今在義莊

歐陽文忠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時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楊東里云漢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王大恱寗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即書此者之所為歟

海昌詩人蘇平秉衡者嘗言宋一代近體詩其彷彿唐

人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鎬京春酒沾周晏沾周字音調不諧易沾為陪可也高槎軒太史詩二千首亦止取其夜聞吳女誦經一律然好事者則以闕

八字管定東衡近體詩云禁是莫能為也

蓋與許洞詩僧事相類云

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於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韓退之云親朋頓乖角羅隱詩云祖龍筭事渾乖角宋儒語錄亦有乖角似與今用乖覺意相反云

釋栢子庭鑄磬疏鳴鑼惡念生擊磬善心發善心發時火鑊凉惡念生如蓮葉脱我來化磬不化鑼布施無分少與多一槌打却自家底聲聲唤出阿彌陀

蕭墅張氏聞見録云石川張子才洪武二十四年以秀才舉赴吏部嘗有元宵詩及上御覽詩二律元宵詩曰三五佳期意氣生燈光偏與月華明一天星斗移人世萬斛驪珠布帝京龍閣風光連上苑鳳樓春色勝蓬瀛游觀唱咏應多幸四海雍雍正治平進御前詩曰曙氣

初分四海同聖明天子五雲中冕旒端拱昇平日禮樂
雍和化毓風萬國衣冠懽拜舞一朝刑罰伏姦宄書生
老得趨金闕願祝皇猷効寸衷詩雖止是子才亦莫詳
其人吾以吾石川令之言詩禮者落落也以是取之
凡大班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
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惟命錦衣衛
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即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同榜

吾友鄭時乂云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即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三月二日秋官郎中彦謐賢友南行詩以識别楊生青雲器文采輝白壁腰間龍泉劍别我有遠適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修文德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飭如何才智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幸苟得寧論萬里行糗粻豫峙積漢廷所遣帥孰是

趙充國子行職贊襄僶勉攄良畫雖有斗酒錢安能寫
胸臆臨岐念素交聊贈繞朝策廬陵楊士奇右詩見楊
氏世美録初麓川之議蓋有主之者内閣未之聽而兵
部和之於是王忠毅公有總督之命此詩大意具矣後
來忠毅西巡一奏此事愈明他日豈無秉公是於彤簡
而致深慨於是詩者乎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王翶禮
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鎰王文繼王翶

國子監劉鉉陳詢太常尚寳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内閣則武功伯兵部則靖逺伯禮部則興濟伯令之異於常者則李少保賢自郎署至閣老劉崇益由方面入為大司成也

今時俗語事物紀名相傳莫知所自而見諸唐人詩最多近讀王建詩如鹵簿分頭入太常銀帶排方獺尾長恐防天子在樓頭射生宫女宿紅粧地衣簾額一時新御厨不食索時新家常愛著舊衣裳浴堂門外抄名入

為逢好日先移入直無鵶鵲到園中暗中白頭没人知
空閒地内人初滿薔薇不似已前春勞動先生遠相示
百方回避老須來文案把來看未會向晚臨階看號簿
眼前風景任支分當直巡更近五雲自執金吾長上直
侍女常時教合藥立地階前賜紫衣宮女月中更替立
誰家將息過今春美人開池北堂下漸覺生衣不著身
上皇生日出京城蠹生騰藥篋近來身不健近來年紀
到斬新衣踏盡知道縣家門時時一窠薤皆是也惟分

頭今作分投非他如吕黎之老翁真箇似童兒韋莊之近來中酒起常遲甚多當别録焉

大言無實專事表暴之人如唐之李元平李係石晉之景延廣宋之雷簡夫趙彦訥金之富察阿爾博遜我朝之伏伯安皆是也賢如杜祁公蹇忠定猶為其所動王鐸闗播重貴為其所惑而委之以國倚之以兵宜矣吕夷簡楊雲翼之識鑒固足多若崔菊坡當彦訥得軍民心五年之久之時乃能炳然見之之真豈不誠難哉

山谷跋歐陽公所作黃夢升墓銘面目太似可厭也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於後含鄭重而從簡便改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駕則稱啓本宣廟每呼本為株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水東日記卷十

水東日記卷十一

明 葉盛 撰

五倫書已載有王軫家書事示勸萬世矣軫嘉興人也嘗詢得之今恭録詔文於此次謝表終家書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靖邊陲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句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

目之悉係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贓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

句字文桂轉達平凉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諜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澆俗中有善於為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詰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觔絹十足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須再役

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

布衣臣王某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
表稱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埍埃詔命臨門
忽沐分霑於雨露輝生蓬蓽歡動鄉閭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
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
地之德無私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
資愚陋學術迂踈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
乏義方之訓承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

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酧於
知遇何冀上聞於天闕過承下逮於星軺白金光照於
瑟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
之餘遽拜駢蕃之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
鈞陶聖化心同犬馬願攄報効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
平之盛謹奉表稱謝以聞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
衣臣王某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别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鎭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於德清書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黄册里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儻

欲挈家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
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則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
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説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
分禄以養亦足為榮若彼處闕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
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
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
用也治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己當以謙

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為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闕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觔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覬也臨川奴世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瘖疹為憂耳浙西米價極賤白者一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安西雖有來者而往者絶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盩厔俞主簿祇候去若達必能道吾

家中平安矣㦤章二親俱康健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就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洪武八年四月初三日書付男軫

今俗呼五十兩重銀錠曰元寳嘗見獨石内官弓勝得埋藏銀數十錠形製皆平漫與今樣範不同面有中書省小字印背則陰文元寳二大字也宋銅錢文皆著年號惟開寳中曰宋通元寳寳元中則曰皇宋通寳皆避寳字耳然反覆皆著元字亦異哉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甚多予前年議事問軒崔二憲長於兵部後堂閲馬尚書賜物見刻本仁廟御製文内多具馬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樂十五年闕　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illegible]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聖製必已具刻兹不盡録録令旨書詩各一以見昭皇帝

崇文禮賢之盛德云爾

令旨説與好古爾將選詩内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爾為選擇王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息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賛善好古先生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為搆文請益好古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

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豈忘今朝夕但卿今年邁恐余為學有日似卿樸直若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為覶縷者為卿才德直謇趐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忘之春煖猶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届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玆者黄鍾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

子鄒濟奠於靈筵卿其不昧庶克饗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玆惟仲春秋特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維永樂十七年歲次己亥十一月辛丑朔初七日丁未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楊士奇楊榮左春坊庶子鄒濟翰林院侍讀錢習禮侍講陳全春坊右中允王英翰林院編修苗衷檢討曾棨吏部尚書蹇義翰林院

修撰楊溥春坊右中允黃宗載贊善陳濟侍講鄒緝郎
中李興員外郎施顯主事貞完檢討陳璲敬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於新逝左春坊左贊善好古徐公之靈曰
嗟呼先生德宇振振蚤出遊學適際昌辰典教方州遂
陞成均進官春坊盡勵忠勤内明外厚名重縉紳啓沃
輔翊方藉老成夫何一疾竟殞厥身亦既壽考有子有
孫飾終吊祭荐荷寵恩遺文清譽不亡者存士奇等忝
在同寅或居比隣一奠永訣寓哀斯文尚饗右祭文三

通

東駕文出親製洪熈中文意當筆詞臣有深意焉葢嘗見一時王文靖祭文內及文事其指文靖進說詩法之事歟好古獨不及此聞好古清介端實不愧古人也同僚鄰曲祭文不知何人作此文本韻眞文元而亦用生成字云

戲言辯口輕爲訐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

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墼也

虞文靖公為秘書少監日著朱宜人吉氏墓碣（石本作碣銘）其畧曰鎮（石本作征）東行省儒學提舉朱德潤嘗（石本作常）為集（石本作余）言其母夫人吉氏（石本作吉宜人）之孝也祖母施夫人甚愛之至元甲午十二月吉宜人將就館而施夫人疾病嘆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

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革石本作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為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許得石焉刻曰石本有鬱林字太守陸君績之墓别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石本作石若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没人以為孝感所

致朱氏睢陽五老兵部郎中貫之後德潤字澤民有文章政事而獨以畫馳名虞公嘗跋其文以為識者不厭其多能也子季寧娶崐山州判官徐侯女朱之後因家崐山馬陽抱山去蘇城不遠嘗閲雲間志陸故晉大族如遜如抗重珪疊組不一皆塟華亭機雲等山志悉有載獨無陸績墓葢或以別業遷徙塟陽抱山矣此銘喀喇子山書立石尚存末云泰定四年三月闕

黽勉依伯生先生命抄録一過願併請先生書之庶永

傳也巙敬告澤民提學足下
朱文公先生考定歐陽文忠公事蹟有云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公平生學問根厚出處大致言行本末皆見於此獨晚年青州論執青苗事尤足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既老不衰而公諸子所次事蹟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充行狀亦不載韓魏公作墓志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語神宗實録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濤之重循乃

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直書其以是為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予居閒好觀當世名臣事蹟往往購求名人碑志故在遠者未可知二三十年來忠邪貪廉之大槩亦稍有聞而頗厭作者之不得其實十恒八九也

嗚呼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數千百年之後當必有其人必不止僅如今日之所見而已也嗚呼希矣元中書左丞平定呂忠肅公思誠耿恒庵尚書九疇曾祖妣之兄也其為人見元史本傳嘗見南村輟耕錄載其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一詩天順四年予過南都飲尚書太平里第尚書因誦公寄内一詩其詞曰自從上馬苦思卿一箇窮家兩手擎少米無柴休懊惱大男小女好看成恩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

更明早晚太平遂歸計連杯共飲話離情大抵公之詩
情真語切要亦出元白云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阯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
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
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曹
諸屬一受成就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
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
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

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役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娟嫉之云耳

水東日記卷十一

水東日記卷十二

明 葉盛 撰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紙内凡朝廷語言皆朱書葢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送浙中意與今安插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即今所居淳安寒㕘源族頗繁衍葢四百年於兹矣弘載入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攜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得覽觀焉當時見有周公

敘一跋在卷後也

胡參政拱辰藏其鄉先生宋融堂錢時子是周易釋傳一冊十二卷兩漢筆記一冊六卷蓋皆不完之書録其省劄書狀之詳見宋雖衰季而其君臣之間崇儒重道如此人心所以不能負宋而遽亡也且以融堂著述之多去今僅三百年叅政又世儒家所見止此良可嘆已雖然班孟堅藝文志所列今存者幾何豈獨融堂也哉

録白宋省劄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某劄子臣輒有奏
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
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
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
昨任徽州與故太府寺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
再禮聘涖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
篇其於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
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講至郡

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詣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為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款扣之見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胄值睦寇陸梁烏珠入浙

糾率扞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為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為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真宗皇帝於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而不加

於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逸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畀以秘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一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録用庶以究其所藴有補斯世伏候勅旨貼黄臣更有奏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隳身右列早歲兩為莞庫尋即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屈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為臣言

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温講道窮經賸有著述凡士
大夫之仕於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苟有志
於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
七十畧無倦容臣竊伏思念輦轂之下有此佳士可
謂蘭蕙衆根簫勺羣調者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
別則天下何觀焉臣愚欲望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
事即併充秘閣校勘如此則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
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

奬廉靖其於治道不為無補取進止五月十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

右劄付秘閣錢校勘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押

押　押

錄白嚴州進書繳狀

貼黃　嚴州恭奉聖旨取發嚴州布衣錢時著述

書上進事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臣萬廌上進

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
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畀以秘
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
覽三省同奉聖旨依
劄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壹百
冊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者
錢時家塾尚書演義叁拾冊
學詩管見叁拾冊

周易釋傳貳拾冊

四書管見捌冊

兩漢筆記壹拾貳冊

一右件書壹百冊用黃綾裝褙黃羅絹裏夾複五條

象牙牌五面紅茸條繫緑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

鐵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

嘉熙二年九月　日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萬蔿上進

皇帝龍飛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詔天下郡縣興賢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書省試士錢唐凡一千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里寓於書上丞相府蒙古色目五人錫都舉首江浙闈二十八人朱嶸第九盧可繼第二十一江西行省試士南昌饒抃第七四人者嘗授經永康胡長孺故錫都生之行也長孺告之曰若知夫舉選之故歟四代事舉言揚遂矣孝弟力田賢良茂才漢也秀才中正魏晉也進士明經隋

唐宋也壹操行則質木而少文專詞章則雜博而寡要二者交相為病縉紳先生深念之卒莫能之革二千年教化風俗之被於下禮樂刑政之出於上俱不能以無愧古人固也今一變至古二三子又相望鄉書中是知缺也其何以告若粹白莊遯以持其身幽深邃遠以致其學直方正大以立其節醇雅暢潔以肆其言告若止是矣繫以詩而叙之

晴旭槁落木淺碧露寒溝乘流不盈尺才足漾輕舟

野梅花始芳岸楊質若柔五湖草緑淨北固山光適
大江荆揚會長淮日夜流磊落吕梁石突兀彭城樓
層氷忽峨峨京風亦颼颼發槖買良馬解裝襲重裘
初非兼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色射兩眸
三古垂載籍壯歲窮探求素懷致君術常攄裨廟謀
如何螻螘身欲與稷卨儔辛苦望温飽鑿枘無相投
曲學汲所訶教諭咸不酬勉哉二三子毋為昔賢羞
右胡石塘先生送錫都朱盧饒諸生會試京師詩序

先生字汲仲而石塘其號也故宋遺老在元有文章大名蓋與方面仇遠戴表元輩齊名但其人自任太過故揭文安公有書箴切之間見其詩文三十餘首皆峭拔刻厲可喜惜乎不見其全集漫録此文

峴山進士張經字伯緒邢寛榜及第張篠庵兄弟業師也篠庵嘗誦其格言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姦人下隷惟是之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戒之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巳丑則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畀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為公傳云

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間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

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揚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
而使釐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恣
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
不聽公遂密言上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
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譔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
者詳之
宋定陵太中祥符四年吳興姚鉉集唐文粹百卷成
自徵言絶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

則溺於調慼自序以為漢興賈誼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求用於文帝絳灌忌才卒讒謫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仆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顔謝之清麗

謁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屈騷終於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不並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

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
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
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轥轢首倡古文遏横流於昏
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
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
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顔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
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温梁補
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

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詞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有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於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善擷華十年於兹方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録書序凡為一百卷命之曰

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冊止以古雅為命不以
雕篆為工故修言曼辭率皆不取云
故事書坊印本行世頗多而善本甚鮮惟建安虞韶
以成日記故事以為一主楊文公朱晦庵之遺意頗
考叔輟羹遺母不失純孝故其末免昭君之過鬻拳
強諫以兵可謂愛君難逃陵上之非王覽愛兄諫母
則陷於不慈鄧攸存姪棄兒則傷於少恩凡矯枉害
正之事一切不取又如楚王戊之醴酒忘設邊孝先

之晝眠見嘲翟公之貴賤見交情丁公之謁見受戮辱事雖反正亦足為來者之戒各存本類之後近歲襄城李公重刊此書又為易生知為幼悟且標目却去對偶一以年代為先後亦善矣惜乎去取標目皆尚有未精純處且不著事出某書某文其間删削亦不一如内助得賢稱伊川兄弟而戒無謾語却又稱先公等類可知也大抵此書與沈易五倫詩同雖校之他選可謂彼善於此而欲謂之當而備則未也

劉貢父詩語謂宋太宗賜進士詩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得詔旨體予以為當以儒生易寒儒蓋豎儒小儒腐儒寒儒可以謙言人君宏大之體未宜爾也漢之子大夫可見若所謂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則自有宏偉氣象

水東日記卷十二